

吕
思
勉
文
集

白話本國史

下

吕思勉 著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白話本國史



卷一

中華書局

呂
思
勉
文
集

白話本國史

下

呂思勉 著

上海古籍出



第三篇 近古史(下)

第一章 南宋和金朝的和戰

第一節 南宋初期的戰事

從南宋以後，又變做異族割據北方，漢族佔據南方的局面了。其和兩晉南北朝不同的，便是後者的結果，是漢族先恢復了北方，然後統一南方；前者的結果，卻是佔據北方的異族，為另一異族所滅，而漢族亦為所吞併。

從南宋到元，重要的事情，便是：

- (1) 宋南渡後的立國，及其和金朝人的交涉。
- (2) 金朝的衰亡。
- (3) 蒙古的建立大帝國，和他的侵入中國。
- (4) 元朝的滅亡。

如今且從第一項說起。

宋朝南渡之初，情形是很危險的，其原因：

(1) 這時並無一支可靠的兵。當徽宗時候，蔡京等利用諸軍闕額，“封樁其餉，以備上供”。北宋的兵力，本靠不住；這一來，便連靠不住的兵力，也沒有了。靖康時入援，以陝西兵多之地，竭力蒐括，只得萬五千人。南北宋之際，大將如宗澤及韓、岳、張、劉等，都是招羣盜而用之；既未訓練，又無紀律，全靠不住；而中央政府既無權力，諸將就自然驕橫起

來；其結果，反弄成將驕卒惰的樣子。

(2) 這時候，到處盜賊蜂起。只要一翻《宋史·高宗》的《本紀》，從建炎元年到紹興十一二年間，前七八五至七七〇年。天下二十六路，每路總有著名的盜匪數人或十數人，擁衆十餘萬或數十萬，這種數字，固然未必確實，然而其衆也總不在少數。剽掠的地方，或數郡，或十數郡。其次也擁衆或數萬或數千。這都是徽宗時多行苛政，民不聊生；加以北方受了兵禍，流離失所的人，起而爲盜，再去蹂躪他處的原故。此外還有(1)潰兵和(2)團結禦敵、(3)號召勤王之兵，屯聚不散，而又無所得食，也變而爲盜的。

這樣說，國家既無以自立，而又無以禦外；儻使當時的金朝大舉南侵，宋朝卻用何法抵當？然而南宋竟沒有給金朝滅掉，這是什麼原故？

金朝本是一個小部落；他起初，不但無吞宋之心，並且無滅遼之心，前篇已經說過了。所以滅遼之後，燕雲州縣，仍肯還宋。就是同宋朝開釁以後，金人所要的，也不過河北、河東，所以既得汴京之後，就拿來立了一個張邦昌。

金兵既退，張邦昌自然是不能立脚的。於是請哲宗的廢后孟氏垂簾。二帝北狩時，太子和后妃宗室都北行，廢后以居母家得免。康王構，本來是到金朝去做“質”的。走到半路上，爲人民所阻，退還相州；開大元帥府。及是，以孟后之令迎之。康王走到南京，歸德府如今河南的商邱縣。即位，是爲高宗。

高宗即位之初，用主戰的李綱做宰相。這時候，宗澤招撫羣盜，以守汴京；高宗就用他做東京留守，知開封府；又命張所招撫河北，傅亮經制河東。旋復罷李綱，召傅亮還，安置張所於嶺南。宗澤屢疏請還汴京，不聽；請留南陽，亦不報；李綱建議巡幸關中襄、湖北襄陽。鄧，河南鄧州，今南陽。又不聽。這一年十月裏，就南走揚州。讀史的人，都說高宗爲黃潛善、汪伯彥二人所誤。然而高宗不是十分無用的人，看下文便知。儻使恢復真有可圖，未必怯弱至此。這時候的退卻，大約因爲汴京之守，不過是招用羣盜，未必可恃；又當時的經略河北、河東，

所靠的，不過是各處團結的民兵，也未必可靠之故。據李綱說：當時河東所失，不過恒代、太原、汾晉、澤潞。河北所失，不過懷、衛、濬、真定。其餘地方的民兵，都還團結，爲宋守禦。當時派出的傅亮、張所，手下並沒有兵，大約就是想利用這種民兵，以拒敵。然而這種兵，並不能用正式軍隊，以禦大敵的。後來取消經略河北、河東之議，大約爲此。至於急急乎南走揚州，則大約因爲金兵逼近，北方不能立足之故。

金朝一方面，到這時候所要經略的，還不過河北、河東。對於此外地方的用兵，不過是剽掠主義。也可以說是對於宋朝的膺懲主義。當時就使滅掉宋朝，大河以南的土地，金人也是不要的。前七八五年，七月，宗望死了，代以宗輔。太祖的兒子，熙宗的父親。這一年冬天，宗輔東徇淄青。分兵入襄、鄧、唐、蔡。這支兵，是逼高宗的。高宗所以不敢留居關中、南陽。明年正月，因高宗還在揚州，而農時已屆，還師。宗翰的兵，於七八五年冬天，入陝西，陷同華、京兆、鳳翔。明年，留妻室屯駐，自還河東。前七八四年，七月，宋朝差王師正到金朝去請和，又以密書招誘契丹漢人，爲金人所獲。金太祖詔宗翰、宗輔伐宋。於是二人會兵濮州。十月，進兵。合兩路兵以逼高宗。明年二月，前鋒到揚州。高宗先已逃到杭州。金人焚揚州而去。五月，宗弼也是太祖的兒子。就再進一步，而爲渡江之計。

宗弼分兵攻蘄、如今湖北的蘄春縣。黃，如今湖北的黃岡縣。自將兵從滁、如今安徽的滁縣。和、如今安徽的和縣。太平如今安徽的當塗縣。渡江，逼建康。先是前七八四年，七月，宗澤死了，代以杜充。杜充不能撫用羣盜，羣盜皆散，汴京遂陷。高宗仍用他留守建康。宗弼既渡江，杜充力戰，而韓世忠不救。見第二節。杜充遂降。於是宗弼陷廣德，如今安徽的廣德縣。出獨松關，在如今浙江安吉縣西邊。逼臨安府。杭州所改。高宗先已逃到明州。如今浙江的鄞縣。宗弼遣阿里蒲盧渾從越州如今浙江的紹興縣。入明州。高宗從昌國如今浙江的象山縣。入海。阿里蒲盧渾也以舟師入海追之三百里，不及而還。於是宗弼“裒所俘掠”，改走大路，從秀州、如今浙江的嘉興縣。平江如今江蘇的吳縣。而北。到鎮江，韓世忠以舟師邀之江中，相持凡四十八日，宗弼頗窘，旋因世忠所用的是大船，無風不得動，爲宗弼用火攻所破，宗弼乃北還。這一次是金朝南侵的極

點。從此以後，金人再有主張用兵的，宗弼便說“士馬疲弊，糧儲未足，恐無成功”，不肯再聽他了。這是用兵的計畫如此；宋朝人以爲他給韓世忠一場殺怕了，不敢再說渡江，這是犯了誇大的毛病。參看第二節。

以上所說，是宗輔的一支兵。金朝的左軍。其宗翰的一支兵，右軍。則以打平陝西爲極限。先是高宗既南渡，用張俊做川陝京湖宣撫使，以經略上游。前七八二年，張俊以金朝的兵，聚於淮上；從興元出兵，以圖牽制。金朝果然分了東方的兵力，用宗輔做西路的監軍；宗弼渡江而北，也到陝西去應援。這一年九月裏，戰於富平，如今陝西的興平縣。浚兵大敗。於是關中多陷。張俊用趙開以治財賦，劉子羽、吳玠、吳玠以任戰守，和金人苦苦相持，總算拒住漢中，保守全蜀。這其間很有幾場苦戰，可參看《宋史》三人的本傳。

金人既不要河南、陝西，這幾年的用兵，是爲什麼呢？這是利用他來建立一個緩衝國，使自己所要的河北河東，可以不煩兵力保守。所以這一年九月裏，就立劉豫於河南，爲齊帝，十一月裏，又畀以陝西之地。於是宋朝和金朝的戰爭，告一小結束，宋人乃得利用其間，略從事於內部的整理。

第二節 和議的成就和軍閥的剪除

宋朝當南渡之初，最窘的是什麼？便是

(1) 盜賊的縱橫，

(2) 諸將的驕橫。

如今且先說盜賊。當時盜賊之多，前節已說過，請讀者自行翻閱《宋史·高宗本紀》和岳飛、韓世忠、張俊等幾個人的傳，本書無暇一一詳叙。其中最強悍的，是李成、據江淮湖湘十餘郡。張用、據襄漢。孔彥舟、據武陵。楊太、洞庭湖裏的水寇。范汝爲在福建。等幾個人。都給張俊、岳飛、韓世忠打平，而孔彥舟、李成都降齊。

劉豫既然爲金所立，就想自固其位。於是請於金，欲立其子麟爲太子，以窺探金朝的意思，到底打算不打算永遠保存他這齊國。金朝說：替我伐宋，能勝才許你。於是劉豫就利用李成、孔彥舟的投降。前七七九年，十月，叫李成南侵，陷襄陽、唐、鄧、隨、如今湖北的隨縣。郢、如今湖北的鍾祥縣。信陽，如今河南的信陽縣。岳飛把它恢復。劉豫又乞師於金。九月，撻懶穆宗的兒子。帶着五萬人，和齊兵同寇淮西。步兵入淮東，韓世忠敗之於大儀（鎮名，在如今江蘇江都縣西）。騎兵入淮西，攻廬州（如今安徽的合肥縣），岳飛派牛皋救卻之。不多時，金太宗死了，金兵引還。先是宋朝很怕劉豫，至於稱之爲大齊。這一次，知道無可調和。於是高宗從臨安進幸平江，起用張俊視師，頗有振作的氣象。金兵既退，張俊仍竭力布置。前七七六年，分令張俊屯盱眙，如今安徽的盱眙縣。韓世忠屯楚州，如今江蘇的淮安縣。劉光世屯合肥，岳飛屯襄陽。高宗又詔諭三軍，說要親征。劉豫聞之，便告急於金。金朝人的立劉豫，本是想他做個緩衝國，使河北、河東，不煩兵力守禦的。如今反要替他出兵伐宋，如何肯答應呢？於是劉豫自簽鄉兵三十萬，叫他的兒子劉麟、出壽春，犯合肥。姪兒子劉猷自渦口犯定遠（如今安徽的定遠縣）。和孔彥舟自光州（如今河南的潢川縣）犯六安（如今安徽六安縣）。三道入犯。劉猷到藕塘，鎮名，在定遠縣東。爲楊沂中所敗。劉麟、孔彥舟皆引還。於是金人知道劉豫是無用的，並不能靠他抵禦宋人。前七七五年，十一月，就把他廢掉，而在汴京立了個行臺尚書省。

於是和議開始了。和議的在當時，本是件必不能免的事。參看《廿二史劄記》卷二十六《和議》條。然而主持和議的秦檜，卻因此而大負惡名，當議割三鎮的時候，集百官議延和殿，主張割讓的七十人，反對的三十六人；秦檜也在三十六人之內，金人要立張邦昌，秦檜時爲臺長，和臺臣進狀爭之。後來金朝所派的留守王時雍，用兵迫脅百官，署立張邦昌的狀，秦檜抗不肯署，致爲金人所執。二帝北徙，檜亦從行。後來金人把他賞給撻懶。前七八二年，撻懶攻山陽（楚州），秦檜亦在軍中，與妻王氏，航海南歸。宋朝人就說是金人暗放他回來，以圖和議的。請問這時候，金人怕宋朝什麼？要講和，還怕宋朝不肯？何必必要放個人回來，暗中圖謀。秦檜既是金朝的奸細，在北朝，還怕不能得富貴？跑回這風雨飄搖的宋朝來做什麼？當時和戰之局，毫無把握，秦檜又焉知高宗

要用他做宰相呢？我說秦檜一定要跑回來，正是他愛國之處；始終堅持和議，是他有識力，肯負責任之處。能看得出撻懶這個人，可用手段對付，是他眼力過人之處。能解除韓、岳的兵柄，是他手段過人之處。後世的人，卻把他唾罵到如此，中國的學術界，真堪浩歎了。真冤枉極了。請看當時諸將的情形。

給事中兼直學士院汪藻言：金人爲患，今已五年。陛下以萬乘之尊，而偃然未知稅駕之所者，由將帥無人，而御之未得其術也。如劉光世、韓世忠、張俊、王玘之徒，身爲大將，論其官，則兼兩鎮之重，視執政之班，有韓琦、文彥博所不敢當者；論其家，則金帛充盈，錦衣肉食；輿臺廝養，皆以功賞補官；至一軍之中，使臣反多，卒伍反少。平時飛揚跋扈，不循朝廷法度；所至驅虜，甚於夷狄；陛下不得而問，正以防秋之時，責其死力耳。張俊守明州，僅能少抗；奈何敵未退數里間，而引兵先遁？是殺明州一城生靈，而陛下再有館頭之行者，張俊使之也。……陛下……以……杜充守建康，韓世忠守京口，劉光世守九江，而以王玘隸杜充，其措置非不善也。而世忠八九月間，已掃鎮江所儲之資，盡裝海船。焚其城郭，爲遁逃之計。注意！後來邀擊宗弼，無風不得動的，就是這海船。因爲要裝載資儲，又要預備入海，所以不得不大。洎杜充力戰於前，世忠、王玘，卒不爲用；光世亦晏然坐視，不出一兵；方與韓昀朝夕飲宴，賊至數十里而不知；則朝廷失建康，虜犯兩浙，乘輿震驚者，韓世忠、王玘使之也；失豫章而太母播越，六宮流離者，劉光世使之也。……諸將以負國家，罪惡如此；而俊自明引兵至溫，道路一空，民皆逃奔山谷。世忠逗遛秀州，放軍四掠，至執縛縣宰，以取錢糧；雖陛下親御宸翰，召之三四而不來；元夕取民間子女，張鐙高會。……玘自信入閩，所過要索千計；公然移文曰：無使枉害生靈，其意果安在哉？臣觀今日諸將，用古法皆當誅。……案此疏上於前七八二年，即建炎四年。讀者可自取一種編年史，把建炎三四年的兵事參考。

起居郎胡寅上疏言：……今之賞功，全陣轉授，未聞有以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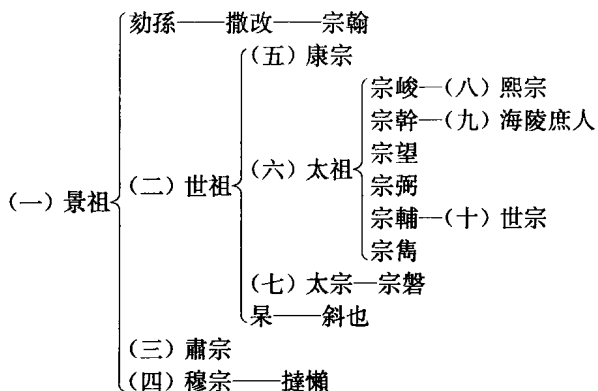
用命被戮者。……自長行以上，皆以真官賞之；人挾券歷，請厚俸，至於以官名隊。……煮海權酤之入，遇軍之所至，則奄而有之；闐闐什一之利，半爲軍人所取。至於衣糧，則日仰於大農；器械則必取之武庫；賞設則盡出於縣官。……總兵者以兵爲家，若不復肯捨者，曹操曰：欲孤釋兵，則不可也，無乃類此乎？……諸軍近者四五年，遠者八九年，未嘗落死損逃亡之數，豈皆不死乎？……參看第五章第三五六節。觀此可知當時所有的稅入，爲諸將分割殆盡。

以上都見《文獻通考》卷一五四。馬端臨也說：“建炎中興之後，兵弱敵強，動輒敗北，以致王業偏安者，將驕卒惰，軍政不肅所致。”“張、韓、劉、岳之徒，……究其勳庸，亦多是削平內難，撫定東南耳；一遇女真，非敗即遁；縱有小勝，不能補過。”韓世忠江中之捷，是乘金人不善用水兵，而且利用大船的優勢，幸而獲勝，然亦終以此致敗。大儀之戰，只是小勝；當時金人以太宗之死，自欲引歸，和世忠無涉；參看《金史》便知。岳飛只郾城打一個勝戰。據他《本集》的捷狀，金兵共只一萬五千人；岳飛的兵，合前後的公文算起來，總在二萬人左右，苦戰半日，然後獲勝，並不算什麼希奇。《宋史》本傳，巧於造句，說“兀朮有勁兵號拐子馬，是役以萬五千騎來”，倒像單拐子馬就有一萬五千，此外還有無數大兵，岳飛真能以寡擊衆了。以下又鋪張揚厲，說什麼“磁相、開德、澤潞、汾隰、晉絳，皆期日與官軍會”；“自燕以南，金人號令不行”；真是說得好聽，其實只要把宋、金二《史》略一對看，就曉得全是瞎說的。十二金字牌之召，《本傳》可惜他“十年之功，廢於一旦”，然而據《本紀》所載，則還軍未幾，就“諸軍皆潰”了。進兵到朱仙鎮，離汴京只四十多里，更是必無之事。郾城以外的戰績，就全是莫須有的。最可笑的，宗弼渡江的時候，岳飛始終躲在江蘇，眼看着高宗受金人追逐；《宋史》本傳，還說他清水亭一戰，金兵橫屍十五里，那麼，金兵倒好殺盡了。——韓、岳二人，是最受人崇拜的，然而其戰績如此。至於劉光世，則《宋史》本傳說他的話，就已經殺了。依我看，倒還是張俊，高宗逃入海的時候，在明州，到底還背城一戰。這種兵，好靠着他謀恢復否？

然而既不能言和，這種兵就不能去；留着他又是如此；真是載胥及溺了。幸而當時有一個機會。

原來金朝的王位繼承法，從太祖以前，只好說是生女真部族節度使的繼承。是不確定的。把王位繼承，看得是一件很重大的事情；除掉合法應繼承的人以外，都有凜然不可侵犯的意思；這是君主專制政體，幾經進化以後的情形。像女真這種淺薄的國家，當然沒有這種觀念。景祖就捨長子劬孫而傳位於世祖；世祖、肅宗、穆

宗，都是兄弟相及；《金史》說都是景祖之意。世祖、肅宗之間，又越掉一個劬孫。康宗以後，又回到世祖的兒子；世祖共有十一個兒子，三個是做金主的。太宗又傳太祖的兒子；大約是只憑實際的情勢，毫無成法可言的。那麼，就人人要“覬覦非分”了。至於實權，這種侵略主義的國家，自然在軍人手裏。金初用兵，常分為左右兩軍。其初都元帥是遼王杲；左副元帥是宗望，右副元帥是宗翰。遼王死後，宗翰以右副元帥兼都元帥。宗翰就有不臣之心。宗望死後，代以宗輔。這時候都死了。軍人中老資格，只有宗弼和撻懶。而撻懶輩行又尊，和內裏的宗雋、右相。宗磐，太師領三省事，位在宗幹上。都有異志。幹國政的宗幹、斜也，制不住他。這種人，自然是不關心國事的。於是宋朝利用這個機會，差王倫到金朝去，“求河南地”。前七七五年二月。就是這一年，金朝把劉豫廢了。十二月，王倫從金朝回來，說金朝人答應還二帝的梓宮，及太后，和河南諸州。把時間核起來，金朝人是先有還宋朝河南之意，然後廢掉劉豫的。王倫的外交，也很為有功，不過《宋史》上也把他算做壞人了。明年三月裏，高宗就用秦檜做宰相，專意言和。十月裏，王倫聞着金使蕭哲、張通古來，許先歸河南諸州，徐議餘事。



平心而論：不煩一兵，不折一矢，恢復河南的失地；這種外交，如何算失敗？主持這外交的人，如何算姦邪？卻不料金朝的政局變了：這是無可如何的事，也是不能預料的事；就能預料，這種有利的外交，也總得辦辦試試的；如何怪得辦這外交的人？把河南還宋，宗幹本是

不贊成的，但是拿這主持的人，無可如何。到後來宗弼入朝，形勢就一變了。於是宗磐、宗雋，以謀反誅。撻懶以屬尊，放了他，仍用他做行臺尚書右丞相。誰想撻懶走到燕京，又有反謀。於是置行臺尚書省於燕京，以宗弼領其事；而且兼領元帥府。宗弼遣人追殺撻懶，大閱於祁州，如今直隸的祁縣。把到金朝去受地的王倫捉起來，前七七三年七月。發兵重取河南、陝西，而和議遂破。

宗弼入河南，河南郡縣多降。前鋒到順昌，如今安徽的阜陽縣。爲劉錡所敗。岳飛又在鄜城如今河南的鄆城縣。把他打敗。宗弼走。還汴京。婁室入陝西，吳玠出兵和他相持，也收復許多州縣。韓世忠也進兵復海州（如今江蘇的東海縣）。張俊復宿（如今安徽的宿縣）亳（如今安徽的亳縣）。這一次的用兵，宋朝似乎是勝利的。然而順昌、鄆城，宗弼是以輕敵致敗，再整頓前來，就不可知了。陝西不過是相持的局面，並無勝利之可言。持久下去，在宋朝總是不利，這是通觀前後，很可明白的。當時諸將的主戰，不過是利於久握兵柄，真個國事敗壞下來，就都一閱而散，沒一個人肯負其責任了。所以秦檜不得不堅決主和。於是召回諸將。其中最倔強的是岳飛，乃先把各路的兵召還；然後一日發十二金字牌，把他召回。前七一一年，和議成，其條件是：

宋稱臣奉表於金。金主冊宋主爲皇帝。

歲輸銀絹各二十五萬兩匹。金主生辰及正旦，遣使致賀。

東以淮水、西以大散關爲界。

宋朝二十六路，就只贖兩浙、兩淮、江東西、湖南北、四川、福建、廣東西十五路；和京南西路襄陽一府，陝西路的階、成、秦、鳳四州。金朝對宋朝，卻不過歸還二帝梓宮及太后。

這種條件，誠然是屈辱的。所以讀史的人，都痛罵秦檜，不該殺岳飛，成和議。然而凡事要論事實的，單大言壯語無用。我且再引《金史》鄆瓊的一段話，見本傳。案鄆瓊是劉光世部下。南渡諸將中，劉光世最驕蹇不用命。前七七五年，張俊做都督的時候，把他免掉，以大兵隸都督府，鄆瓊就叛降齊。以見當時儻使續戰，到底能勝不能勝？

語同列曰：瓊常從大軍南伐；每見元帥國王，案指宗弼。親臨陣督戰；矢石交集，而王免胄，指揮三軍，意氣自若。……親冒鋒鏑，進不避難；將士觀之，孰敢愛死？……江南諸帥，材能不及中人；每當出兵，必身在數百里外，謂之持重；或習召軍旅，易置將校，僅以一介之士，持虛文諭之，謂之調發；制敵決勝，委之偏裨；是以智者解體，愚者喪師；幸一小捷，則露布飛馳，增加俘級，以爲己功，斂怨將帥；縱或親臨，亦必先遁，而又國政不綱；才有微功，已加厚賞；或有大罪，乃置不誅。不即覆亡，已爲天幸，何能振起邪？

和議既成，便可收拾諸將的兵柄了。當時韓、岳、張、劉和楊沂中的兵，謂之御前五軍。楊沂中中軍。常居中宿衛。韓、後軍。岳、左軍。張、前軍。劉右軍。都駐紮於外。劉光世的兵降齊後，以吳玠的兵升補，四川離下流遠，和議成後，仍用帥臣節制。對於韓、岳、張則皆授以樞府，罷其兵柄，其中三人被召入朝，岳飛到得最晚，不多時，就給秦檜殺掉。這件事，本書篇幅無多，且莫去考論他的是非曲直。但要注意的：據《宋史·張憲傳》，則憲的謀還岳飛兵柄，並不是莫須有的事。從三宣撫司罷後，他的兵，都改稱某州駐劄御前諸軍，直達朝廷，帥臣不得節制。驕橫的武人既去，宋朝才可以勉強立國了。我如今請再引《文獻通考》所載葉適論四大屯兵的幾句話，案四大屯兵，就是指韓、岳、張和吳玠的兵。以見得當時的情形。

……諸將自誇雄豪，劉光世、張俊、吳玠兄弟、韓世忠、岳飛，各以成軍，雄視海內。……廩稍惟其所賦，功勳惟其所奏；將版之祿，多於兵卒之數；朝廷以轉運使主餽餉，隨意誅剝，無復顧惜。志意盛滿，仇疾互生。……其後秦檜慮不及遠，急於求和，以屈辱爲安者，蓋憂諸將之兵未易收，浸成疽贅，則非特北方不可取，而南方亦未易定也。故約諸軍支遣之數；分天下之財，特令朝臣以總領之，以爲喉舌出納之要。諸將之兵，盡隸御前；將

帥雖出於軍中，而易置皆由於人主。……向之大將，或殺或廢，惕息俟命，而後江左得以少安。……

看了這一段，也可以知道當時的措置，實在有不得已的苦衷了。總而言之，古人濫得美名，或者枉受惡名，原不同咱們相干，不必要咱們替他平反；然而研究歷史，有一件最緊要的事情，便是根據着現代的事情，去推想古代事實的真相（根據着歷史上較為明白，近情的事情，去推想糊塗、荒誕的事情的真相）。這麼一來，自然見得社會上古今的現象，其中都有一個共通之點。得了這種原則公例，就好拿來應用，拿來應付現在的事情了。所謂“臧往以知來”。歷史的用處，就在這裏。儘使承認了歷史上有一種異乎尋常的人物，譬如後世只有操、莽，在古代，卻有禪讓的堯、舜；現在滿眼是驕橫的軍閥，從前偏有公忠體國的韓、岳、張、劉。那就人的性質，無從捉摸；歷史上的事實，再無公例可求；歷史可以不必研究了。

第三節 海陵的南侵和韓侂冑的北伐

紹興和議成後，宋朝和金朝，又開過兩次兵釁：一次是海陵的南侵，一次是韓侂冑的北伐。

金海陵是一個狂謬的人。乘熙宗晚年，嗜酒昏亂，弑之。從上京會寧府，如今吉林阿城縣南。遷都到燕京，前七五九年。後來又遷都於汴。前七五二年。想要滅宋，以統一天下。前七五〇年，就發大兵六十萬入寇。

金海陵兵分四路，一支從蔡州瞰荆襄，一支從鳳翔攻大散關，一支從膠西走海路窺臨安，海陵自將大兵，從渦口渡淮。聲勢頗盛。宋朝這時候，宿將只有個劉錡，叫他總統諸軍。劉錡自守楚州，叫別將王權守淮西。權不戰自潰；劉錡也老病，不能帶兵，退守鎮江；淮南盡限。海陵到采石，想要渡江，形勢甚險。幸而金朝內亂起來。海陵兩次遷都，都大營宮室；又爲伐宋起見，籍民爲兵，大括民馬；於是羣盜大起。海陵卻一味隱

諱，有提及的人便獲罪；於是羣下亦相率不言；遂將羣盜置諸不顧，依舊出兵伐宋，授甲時候，就有逃亡的。猛安完顏福壽等，跑到東京遼陽。擁立世宗。海陵聽得，要把所有的兵，盡行驅之渡江，然後北歸。不期宋中書舍人虞允文奉命犒師，收王權的散卒，把他殺得大敗。於是海陵改趨揚州，至瓜洲，鎮名，在如今江蘇丹徒縣西。爲其下所弑。金兵北還。宋人乘機，收復兩淮州郡。又東取唐、鄧、陳、蔡、海、泗，西取秦、隴、商、虢諸州，兵勢頗振。

前七五〇年，高宗傳位于孝宗。孝宗是個主張恢復的，起用張浚，做兩淮宣撫使。張浚派李顯忠、邵弘淵兩人出兵。李顯忠復靈璧，如今安徽的靈璧縣。遂會邵弘淵復虹縣，如今安徽的虹縣。又進取宿州。顯忠置酒高會，不設防備。金副元帥紇石烈志寧來援，顯忠之兵，大潰於苻離。在宿縣境內，事見《金史·志寧傳》。《宋史》把敗兵之罪，全推在邵弘淵身上，殊靠不住。於是恢復之議，遂成畫餅。金世宗初以承海陵騷擾之後，不欲用兵，但令元帥府防禦河南。遷延年餘，和議不成。就再令元帥府進兵，陷兩淮州郡。前七四七年，和議成。(1) 宋主稱金主爲叔父，(2) 歲幣銀絹各減五萬兩匹，(3) 疆界如紹興時。

孝宗從和議成後，仍不忘恢復，嘗教閱禁軍，措置兩淮屯田；惜乎積弱之勢，不能驟振；而金又正當全盛；終於空存虛願。前七二三年，孝宗傳位於光宗，稱壽聖皇帝。光宗后李氏，和孝宗不睦，宦者又乘間離間，光宗卻也有病，不能常去朝見壽皇。這本算不得什麼事情，而宋朝士大夫，一種羣衆心理的作用，卻又因此表現。把他當作一個大問題，時時犯顏直諫。前七一八年，孝壽皇崩，光宗託病不出，叫兒子嘉王擴，出來主持喪事。於是宰相趙汝愚，託閹門使韓侂胄，去白高宗的皇后吳氏，說：皇帝久病不出，人心驚慌，京城裏的秩序，怕要保持不住，請他出來做主，叫光宗傳位於嘉王，於是內禪之事遂成。嘉王即位，是爲寧宗。這件事本來是無甚關係的，只因宋朝士大夫喜歡立名，找着一點事情，便要小題大做，反而弄得不妥帖。當時迫光宗內禪的理由，不過說是人心驚慌，秩序要保持不住。其實中國歷代的百姓，和官府都没甚關